

前阵子，常常深夜地看艺术人文频道的《文物博览》。有一回看到介绍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（现在的随州市）出土的战国早期文物曾侯乙编钟。正欲犯困的我，突然精神一振，即刻全神贯注起来。出土的编钟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，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好、音律最全、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。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，被中外专家称之为“稀世珍宝”。说起来，我与这件文物还有那么一点渊源哪。

1976年秋，我刚上初中，随母亲去探望在部队工作的父亲。父亲所在的“空军雷达修理所”就驻扎在随县的一个山头上，我和母亲曾在那儿居住了一年。在这个部队家

前几天上海公开测评、好中选优，推出了24款“优秀特色产品”，即“伴手礼”，引起市民广泛关注。

“伴手礼”这个词各类词典都还未收，包括《汉语新词词典》。请教了一些人，说是从台湾传过来的。购买或赠送的礼品用手伴着就能拿得住，言其小巧玲珑、亲切可爱，并非价值昂贵、甚至令人侧目之物。

“伴手礼”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。多少年来，上海城隍庙的五香豆、梨膏糖；北京大栅栏的茯苓饼、各类蜜饯；乃至南京的板鸭、香肚，都久盛不衰。

然而，时代在进步，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在逐步提高，新陈代谢，五香豆之类产品就慢慢地被淘汰了。

这次上海市消保委干得漂亮。公开测评于今年8月启动，初评有135款参加，其中43款入围，最后终于从中挑选了24款佼佼者，结果是令人心服口服的。

民以食为天，24款优选伴手礼中，食品占了大多数。国际饭店的蝴蝶酥、礼盒装的大白兔奶糖、立丰的牛肉干都名列前茅。可惜仍是点心、糖果居多，菜肴方面较少。其实，新雅、杏花楼的菜肴半成品，再研究加工一番，前景还是会很美好的。前几年我在江苏盐城看到一小盒的“油墩子”，很细很小，真空包装，保质期挺长，很受欢迎。

这次还评出了几款清洁、化妆用品，如花露水、香皂、珍珠粉，老老实实，不故弄玄虚。这些商品都是老百姓不可或缺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上海博物馆提供的四件礼品没有经过评委投票，而直接晋级成功。其中的青铜父乙觥珠宝盒、粉彩福桃纹复合丝巾、祝允明书法滤茶杯套装和青花桌旗，都是颇有特色的无价之宝，虽然都是复制加工的，但对普及历史知识、传承中华文化都是可以起到作用的。

上海历史悠久，人文荟萃，许多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物品值得我们去开发、挖掘。上海又是一个文化产业基地，画家、书家，比比皆是，都可以开发一些产品。就是古诗文的朗诵，也可以录下来，成为有声读物，也是颇有特色的伴手礼呢。

前阵子，老人突然不能来帮我们带孩子，生活变成了二拖二。

因为我和松爸很忙，经常需要出门，阿姨一到周五白天会来帮忙打扫、带妹妹，其余时间全都是我们自己操持。哥哥刚上一年级，面临一堆问题要适应——桌肚乱糟糟，时不时丢东西，上课排队走神……妹妹进入两岁反抗期，笑嘻嘻的时候很多，爆笑的时候，一样多。口头禅是“妹妹！妹妹会！”，以及“不要，我不要！！”

很累。每天等娃上床以后，两人都瘫在沙发上，谁也不想说话。

却也咂摸出了一点不一样的滋味。

第一次有异样的感觉，是某个下午的三点多。最重要的，在我感到

进了文艺队。

说起这个文艺队，至今还给我留下一些有趣的记忆。那时候演出，因为条件简陋，我们经常要出点洋相。譬如，有一次跳藏族舞蹈“洗衣舞”，学校除了围裙之外没有其他配套的演出服，老师就吩咐大家穿花衬衫，再带一条黑色的长裤。起先我弄不明白，直到上场前，看小伙伴们将裤腰挂在背后，又将两条裤腿搭在胸前，然后系上围裙，瞬间裤子就变成了小马甲。我头一次穿这样的“马甲”，跳着跳着一只裤脚管就暴露了。就听台下有人高声说，哈，原来是裤子呀！村民们便笑翻了。我面孔涨得通红，撒腿跑回后台。老师忙帮我塞好裤腿重新系牢围裙，说没关系，快上台！通常我们在台上了丑，台下的掌声会比我们的演出来得更加热烈。

除了演出，我们三人还有一个舞台，便是部队里的那个小山岗了。当时的山岗旁有一个澡堂，每周向家属院开放两次。每次洗完澡，我们仨就爬上这个山岗，记得山上的地面较为平坦，有稀疏的林子，兰花亮开嗓子唱她最拿手的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”，我在一边旋来转去地手舞足蹈，高星就是一打酱油的，忽而和着兰花唱唱歌，忽而又跟着我花拳绣腿比划几下。

有一次，我们在远处眺望这个山岗，感觉特别，不像是自然形成的山坡，更像一个土墩，有人为堆砌的痕迹。兰花说还挺像一个舞台。我说怎么看着像是一座墓的形状。高星就说以前部队里也有人说起过，但又觉得不大会有这么大的坟头。不知怎的，之后再来的这个山岗，我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神秘感，时不时会将脚在地皮上蹭几下，仿佛有第六感，如果真有这么大的墓穴，那就非同一般了，里面一定藏有宝物。

一年后我返沪。不料，没多久兰花和高星就来信告知，小山岗下果然有古墓，是部队在扩建营房时发现的。再后来，曾

或许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，我特别喜欢玉器，初时在世界书局买了那志良先生所著《精致温润的玉器》，对上古到明清玉器有了基本的认识。后来在图书馆借阅李英豪的《民间玉》《鉴别古玉》，熊寥的《古玉辨》，什么是鸡骨白、水银沁也只是按图索骥，纸上谈兵。随后到台湾求学，我曾经想求见那志良先生，可惜一直没有机缘，至先生1998年谢世，始终无缘一面。只买得一封那先生的亲笔信，给自己留个念想。

时光荏苒，2014年秋冬之间，董桥先生伉俪来台北小住了几天，那一星期我都和董先生伉俪共进晚餐。一天晚上，我们到永康街用餐，随后去附近的处厚堂小坐，堂主夫妇因早已仰慕先生，第一次见面，对先生特别恭谨。董先生喜欢古玉，巧的是堂主收藏古玉甚丰，故尽出精品，共相研究。

我送董先生回饭店后，先生为写“客子光阴诗卷里，杏花消息雨声中”联语，见我出梅菊两花笺，便以小题刘敏中《点绛唇》：“短梦惊回，北窗一阵芭蕉雨。雨声还住，斜日鸣高树。起望行云，送雨前山去。山如雾，断虹犹怒，直入山深处。”于梅花笺上书周邦彦《一落索》：“眉共春山争秀。可怜长皱。莫将清泪湿花枝，恐花也、如人瘦。清润玉箫闲久。知音稀有，欲知日日倚阑愁，但问取、亭前柳。”

先生书后稍息，突然对我说：“国圣真懂，他的古玉收得好。他那一件良渚玉琮虽有土咬，但实在

侯乙编钟出土之事便在全国引起轰动。

如今想来，依然感到十分神奇。当年我们三个女孩在山上莺歌燕舞的时候，下面居然沉睡着两千多年前的编钟，它们是否被我们唤醒，是否曾为我们伴奏？忽然想起兰花说过，看上去还挺像一个舞台，难道古人有所隐喻，抑或告知我们，“台”下有一支庞大恢弘的乐队？

很小的时候，因为母亲当大队妇女主任的缘故，家里时常有城里人造访。日子久了，我觉察城里人的气质、谈吐、衣着，与村里人不一样，这在我幼小心灵里，烙下难以忘怀的印记。

我曾默默地发愿，长大了要做个城里人。

念中学时，放学后或暑假里，与大人一道，起

心致志想我的稿子……我速度很快，效率很高，虽然累，但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，啥也没落下。

唯一落下的，是对“那一刻”的真切体会。

自从顿悟到这一点，我开始学着放慢脚步，尽量一次只做一件事。

吃饭的时候，专心吃饭，软糯的东北大米，微微甘甜。

走路的时候，不再一边拉着他的手往前走，一边脑子里想自己的事，一边嘴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他。当我把心、脑、嘴巴、耳朵都放在他那里时，似乎比以前更能捕捉到他情绪里微妙的起伏。

蒋璐

子，或者窝到沙发上刷手机放飞。我只是在认真地叠衣服，认真地抹润肤乳，而已。

感受被注意，被放大。心落到了实处，而不是荡在外面的ABCDE，鸡毛和蒜皮里。

经常有人说我擅长时间管理，其实我时间管理的“诀窍”之一就是——我很擅长“一心多用”。比如做饭的时候，走路的时候，我会听播客听音乐。洗澡的时候，我会专

很好，你去问问他是否能割让给你。古玉避邪，好好戴，好好养，运也会转好。”当晚我把董先生的话牢牢记得，过了几天，我便登堂，单刀直入，说明来意，最后欢喜成交，成了我第一件高古的收藏。日日摩挲，至今温润得光可鉴人。

及至前年，董先生送了几件小玉器给我，其中一件汉翁仲和红玛瑙剑璲，是先生昔年在香港大雅斋所买。董先生说：“黄老先生对古玉很懂，我的古玉大多是从他那里买的，我身上戴的那块剑璲，就是黄老先生常贴身佩戴。那时我非常喜欢，老先生最后忍痛割爱归了我，一下子，几十年不离身。”

2017年1月余师母从高雄也寄了三件古玉给我把玩，有两片西北齐家文化的“璜”，还有一只身上残留朱砂的圆雕“蝉蛹”，附信言：“……虽无刻工，却有朴素之美……。蝉蛹，有西周之风，不知你喜不喜欢？”

这位余师母，就是收藏古玉有名的余光中先生夫人范我存。而与她熟络，也是缘于我们都喜爱古玉。余师母曾对我说，她收藏古玉，是缘起于1974年随余先生举家迁往香港，前后11年间养成的兴趣。当年她逛摩罗街、荷里活道时常巧遇钟玲，原来钟玲也是来寻古玉的，两人便成志同道合的好

友。“从此，我们常相约觅宝，我们不奢求春秋战国或汉玉件，觉得美玉必有灵气，也在找气场相近的主人，所以只要价格合适，必能成交。”

今年4月师母寄了一本《玉石尚》新书给我，邀我5月到高雄参加开幕茶会及新书发表会。这次是余师母在她大量的藏品中选出六十余件古玉，亲自设计绑上不同造型颜色大小的中国结，呈现时尚又不失古意佩饰，编集成书并展览，且配以简短文字，令人易于进入古玉的世界，而不生分。

还记得有一回我到高雄探望两老，余先生因准备讲稿，晚上方得空与我们吃饭，那天的一个下午，余师母拿了许多古玉给我摩挲，计有春秋战国、秦汉古玉、明清白玉，件件都好，特别是那朴实无华的齐家文化古玉，令人大开眼界，印象深刻。

余师母曾想为所藏的齐家古玉找一个好的归宿，她最后决定把完整的32件齐家古玉全数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珍藏。而今年年初，余师母在捐赠展览会上说：“余先生在这里非常愉快，他写了很多文章，写了很多诗，所以他虽然现在不在，还是要感谢他，没有他我也不会来到中文大学……”那天余师母还将余先生的眼镜和手稿等捐给中大图书馆，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，便成了余光中先生留给沙田山居的最后礼物。

40年前，一个偶然机缘，我终于离开乡土，踏进大上海这座城市，经过不懈努力，让我圆了做个城里人的梦想。

斗转星移，物换境迁。40年后，我虽然实现了最初的誓愿，却反而觉得自己更愿意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村里人。当我不再骑着自行车、不再坐着客车，而是开着车来到家乡村，映入眼帘的已不是昔日的那个村庄。党的“新农村”政策，特别是淀山湖风景区2015-2040年远景总体规划出台后，景色日新月异，路宽了，水绿了，村庄整洁美丽了。当我沿着淀山湖熟悉的围堤行走，回望曾经熟悉的村庄，家家户户新盖起的别墅院落，使我淡化了固有城乡差别的成见。当我在村旁路口迎着熟悉的乡人，个个面容上都洋溢着那份格外的自信，强烈的生活幸福感。

我必须承认，过去以外面世界认知的差别，来判断城里人与村里人的成见失效了。很多次往返于城市与乡村的身份定位转换中，我对曾经耕种、居住、生活过的田园村庄，投去深情羡慕的一瞥。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，对我这个生于乡村的城里人，油然而生出愉悦之情！

人就是这么古怪，没有的想拥有，拥有的想改变。或许这是一种回归，是一种哲学上说的螺旋式上升吧。

值得庆幸的是我那至爱双亲，像是早已猜测到后辈的心思，人虽都远去了，而在我出生的血脉之地，仍留着半亩田宅小院，让我穿过喧嚣的都市，仍能徜徉于乡村的田间，找回内心的平衡与安详！

七夕会

但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获得了什么——疲惫丝毫没有减少，但同样的疲惫，配比产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
以前更多的是“疲于奔命地，活着”，奔向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终点。

现在是“疲惫但清醒地，生活”，学着体会奔向终点途中那些长长短短的瞬间。平淡的，空洞的，雀跃的，寂寞的。

你会发现，就连孤独也都各自不同。有时的孤独伴随着焦躁，有时的孤独是另一种自在。

以前觉得，只有不工作，看书闲逛和朋友聊天才是休息。也总是纳闷，为啥我“休息”了也不减疲惫。

现在明白，只要你专注感受，就能在自己的空间里辟出一平方米的静心，“休息”与“修行”可以随时随地发生。